

中國音韻學論文集

周法高著

中國音韻學論文集

周法高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中國音韻學論文集

著 者：周 法 高
出 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承 印：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臺灣總經銷：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一九八四年一月初版
國際統一書碼：962-201-307-4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自序

我在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二年間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講座教授兼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主任時，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發表了下列四篇講中國音韻學的文章：

「論切韻音」，《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一卷，1968，pp. 89-112。（本書pp. 1-24）

「論上古音」，同上第二卷第一期，1969，pp. 109-178。（本書pp. 25-94）

「論上古音和切韻音」，同上第三卷第二期，1970，pp. 321-459。（本書pp. 95-229）

「上古漢語和漢藏語」，同上第五卷第一期，1972，pp. 159-244。（本書pp. 231-315）

那時全漢昇先生是主任編輯，他是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多年的老同事，又同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每卷都來催稿，交稿後也不找人審查，逕行付排，表示對我的論文充分信任。我因此每卷都替《學報》寫一篇文章，有時寫得很長，超過徵稿章程每篇以不超過五萬字為度的規定。在這幾年中，我寫論文的興趣在中國音韻學方面；不過我所主持的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却同時在進行着編纂《金文詁林》的計劃，我在《學報》第四卷也根據金文的資料發表了一篇英文論文“Chronology of the Western Chou Dynasty”（「西周年代考」）。我這四篇音韻學的論文，大體討論從上古到唐初的音韻，和傳統的中國音韻學的範圍差不多，只差唐以後的等韻學沒有討論到。本來嘛，我寫中國古代語法三大本，也是從上古講到隋代，二者所包含的時代正好相同。我寫完了這四篇論文以後，十餘年來就沒有寫音韻學的論文。直到現在，我預備寫一篇英文論文“On the Structure of the Rhyme Tables in the *Yun-ching*”（「論《韻鏡》一書中韻圖的結構」），準備拿到今年九月召開的漢藏語言學會議中去宣讀，希望稍稍能夠補償我這四篇論文的缺陷。

我寫這四篇論文，前後的意見也有一些小小的不同。例如我在「論切韻音」p. 9* 的

* 本書內各文之互見頁碼除指明為《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者外，均指本書之頁碼。——編者

擬構：牀船紐 d_2 ，禪紐 z ；在「論上古音」p. 54卻根據陸志章的《古音說略》一書的擬構，把它掉了一個轉兒：牀船紐 z ，禪紐 d_2 ；在「論切韻音」的表一中，把切韻音蒸韻擬構爲 $ieŋ$ ，職韻爲 iek ；在「論上古音」p. 68，則把蒸韻在喉牙唇音後擬爲 $ieŋ$ ，在舌齒音後擬爲 $iŋg$ ，職韻準此。

在上古音方面改變得較大的如下：在「論上古音和切韻音」p. 123說：

我現在覺得陸志章《古音說略》和我在前引文〔「古音中的三等韻兼論古音的寫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中的看法可以解決問題。那就是把知系字和照莊系字在上古擬作 i 介音，照章系字和精系字擬作 j 或 ji 介音。我在「論上古音」一文中曾經把三等韻分爲A、B、C（ C_1 、 C_2 ）三類。一個古音韻部可能具有A、B、C三類韻母，可是通常只有其中之一類具有舌上音知系、正齒三等照章系，二等照莊系，精系。那麼我們就可以假定照章系和精系出現在 ji 或 j 介音前，知系和照莊系出現在 i 介音前。

經過這樣的改動，該文附錄一的「詩經韻字音韻表」（pp. 155-218）就和「論上古音」的附錄「周法高上古音擬音字表」（pp. 65-94）中的擬音有好多地方不同了。我只是舉其犖犖大者而言，至於小的地方以後文改正前文的就不一一列舉了。

我擬構的切韻音和上古音大體完成以後，我又叫我的學生張日昇和林潔明編成《周法高上古音韻表》和《說文通訓定聲目錄周法高音》（二書皆係1973年出版，台北三民書局、學生書局經售）；由我主編，張日昇、徐芷儀、林潔明編纂《漢字古今音彙》（1973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到現在已經發行第三版了），以上三書都是根據我的擬音系統編成的。在這三部書裏有一點小小的修正，那就是：把具有 $*aw\gamma$ （上古宵部）、 $*əw\gamma$ （上古幽部）和 $*ew\gamma$ （上古侯部）後面的舌根擦音 γ （希臘字母gamma）都省去不用，因為 w 已經可以表示區別了。

我擬構的切韻音，被我的學生余迺永引用，放在他所編的《互註校正宋本廣韻》（1975）的書眉，並且把「論切韻音」表一和「論上古音和切韻音」pp. 98-99的表全部影印附在書中，使用的人都覺得很方便。那時他剛從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所中國語言及文學部畢業。最近他在日本東京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出版的刊物（*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 African Languages*, No. 21, 1983, pp. 139-151）發表了「中古三等音韻於上古有 $*i$ 、 $*j$ 介音說」一文，其中有不少是根據我的說法而加以改訂的，不過他在文中似乎並沒有提到我的著作。

本書的第四篇文章「上古漢語和漢藏語」，大體上介紹班尼迪(Paul K. Benedict)所著、馬蒂梭夫(James A. Matisoff)所編的《漢藏語大綱》(*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1972)。這部書出版以後，毀譽參半。批評它的人認為其中有許多資料根據較早的記錄，以及書中的若干論斷，是靠不住的。贊成它的人認為這是這一方面第一部較有系統的書，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我們不應該太苛求。我就是採用後一種態度來介紹這一部書的。我覺得無論如何，讓研究中國音韻學的人把眼光放遠大一點，免得局限在一個小圈子裏，總是較好的現象。

在上古音方面，我頗受李方桂師的啓發，謹致謝忱。李先生的切韻音，原來大體上採用高本漢的擬音；對切韻的重紐沒有區別。近來看到大陸出版的李先生的《上古音研究》，大概是《清華學報》的新第九卷第一、二期(1971)該文的重印本吧！其中對於切韻重紐的擬音，也有了分別了。此外丁邦新兄在《華裔學誌》(*Monumenta Serica*)發表的文章，修正李先生對上古匣紐的擬音，結果仍然恢復了董同龢在《上古音韻表稿》中和我在本書中的擬音。可見學術研究是互相影響的。

現在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黎明先生告訴我：經過該社的編輯委員會通過，出版我這部《中國音韻學論文集》，使這四篇論文能夠較為普及，謹在此表示謝忱。

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周法高序

目 錄

自 序.....	V
論切韻音.....	1
論上古音.....	25
附錄：周法高上古音擬音字表	65
論上古音和切韻音.....	95
附錄一：詩經韻字音韻表	155
附錄二：高本漢修訂漢文典中廣韻五十一聲 類諧聲通轉次數表（林潔明編）.....	219
上古漢語和漢藏語.....	231
附錄一：漢語與其他語言索引.....	275
附錄二：英語—藏緬語（或其他語言）—漢語索引	302
附錄三：班尼迪（Paul K. Benedict）書引用著作表	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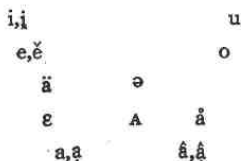
論 切 韻 音

關於切韻音，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曾經擬構了一套音韻系統，後來發現了重紐問題，陸志章、周法高、董同龢、李榮、王力等（註一）對高氏的系統，都有所修正，但是大體上都不出高氏的範圍，只不過在一些小地方加以修正吧了。一九五三年，馬丁（Samuel E. Martin），對中古音的擬構才有了一個新的面目；（註二）可是他並沒有注意到重紐問題，周法高又對他的說法作了一番修正。（註三）後來浦立本（Pulleyblank）對中古音也有一套看法。（註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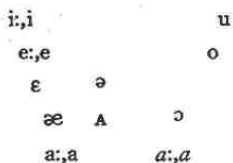
現在把以上諸家的擬音列爲表一。

-
- 註一：陸志章古音說畧（燕京學報專號之二十）1947，pp. 66, 67；周法高古音中的三等韻兼論古音的寫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1948，pp. 203—233；董同龢中國語音史，1954，pp. 100—109；李榮切韻音系，1956，pp. 150, 151；王力漢語史稿上冊，1957，pp. 51—54。
- 註二：Samuel E. Martin, The Phonemes of Ancient Chinese, *Supplement to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No. 16, 1953.
- 註三：周法高論古代漢語的音位，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五本，1954，pp. 1—19。
- 註四：E. G. 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New Series, Vol. IX, Part 1, 1962, pp. 71—73。該文前有一個很詳細的參攷文獻目錄。

高本漢的中古音系統非常複雜，馬丁氏曾經舉出高氏的十五個元音，按照舌位圖加以排列如下：



馬丁又把高氏的符號用國際音標來表示如下：



馬丁又把高本漢的元音系統分佈的情形列表如下：

表二：高本漢擬音元音分佈表

	/-y/	/-w/	/-m/	/-n/	/-ng/	/-#/ (Division)		
i	/#/	—	—	—	—	—		
	/w-/	—	—	—	—	—		
	/yw-/	—	—	—	—	—	脂 _i wi IIIa	
	/y-/	—	—	—	—	—	脂 _i ,之 _i ' IIIa	
ɛ̃	/#/	—	—	—	—	—		
	/w-/	—	—	—	—	—		
	/yw-/	—	—	—	諄 _i uěn	—	支 _i wiě IIIa	
	/y-/	—	幽 _i ǐeu*	—	眞 _i én	—	支 _i ě IIIa	
e	/#/	—	—	—	—	—		
	/w-/	—	—	—	—	—		
	/yw-/	齊 _i wēi	—	—	先 _i wēn	青 _i wēng	—	IV
	/y-/	齊 _i ēi	幽 _i ēu	添 _i ēm	先 _i ēn	青 _i ēng	—	IV
u	/#/	—	—	—	—	東 _u ng	—	I
	/w-/	—	—	—	—	—	—	

論 切 韻 音

關於切韻音，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曾經擬構了一套音韻系統，後來發現了重紐問題，陸志韋、周法高、董同龢、李榮、王力等（註一）對高氏的系統，都有所修正，但是大體上都不出高氏的範圍，只不過在一些小地方加以修正吧了。一九五三年，馬丁（Samuel E. Martin），對中古音的擬構才有了一個新的面目；（註二）可是他並沒有注意到重紐問題，周法高又對他的說法作了一番修正。（註三）後來浦立本（Pulleyblank）對中古音也有一套看法。（註四）

現在把以上諸家的擬音列爲表一。

-
- 註一：陸志韋古音說畧（燕京學報專號之二十）1947，pp. 66, 67；周法高古音中的三等韻兼論古音的寫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1948，pp. 203—233；董同龢中國語音史，1954，pp. 100—109；李榮切韻音系，1956，pp. 150, 151；王力漢語史稿上冊，1957，pp. 51—54。
- 註二：Samuel E. Martin, *The Phonemes of Ancient Chinese*, *Supplement to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No. 16, 1953.
- 註三：周法高論古代漢語的音位，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五本，1954，pp. 1—19。
- 註四：E. G. 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New Series, Vol. IX, Part 1, 1962, pp. 71—73。該文前有一個很詳細的參攷文獻目錄。

	/yw-/	——	——	——	——	——	——	
	/y-/	——	——	——	——	東 _i ung	虞 _i u	IIIa
o	/ɸ-/	——	——	——	——	——	——	
	/w-/	——	——	——	——	冬 _u ong	模 _u o	I
	/yw-/	——	——	——	——	鍾 _i wong	魚 _i wo	IIIa
	/y-/	——	——	——	——	——	——	
ä	/ɸ-/	——	——	——	——	——	——	
	/w-/	——	——	——	——	——	——	
	/yw-/	祭 _i wäi	——	——	仙 _i wän	清 _i wäng	——	IIIa
	/y-/	祭 _i äi	宵 _i äü	鹽 _i äm	仙 _i än	清 _i äng	——	IIIa
ə	/ɸ-/	皆 _{äi}	——	咸 _{äm}	山 _{ən}	——	——	II
	/w-/	皆 _{wäi}	——	——	山 _{wän}	——	——	II
	/yw-/	——	——	——	——	——	——	
	/y-/	——	——	——	——	——	——	
a	/ɸ-/	佳 _{ai} , 夬 _{ai'}	肴 _{au}	銜 _{am}	刪 _{an}	——	麻 _a	II
	/w-/	佳 _{wai} , 夬 _{wai'}	——	——	刪 _{wan}	——	麻 _{wa}	II
	/yw-/	——	——	——	——	陽 _i wang	——	IIIa
	/y-/	——	——	——	——	陽 _i ang	麻 _i a	IIIa
â	/ɸ-/	哈 _{âi}	——	覃 _{âm}	——	——	——	I
	/w-/	哈 _{wâi}	——	——	——	——	——	I
	/yw-/	——	——	——	——	——	——	
	/y-/	——	——	——	——	——	——	
â	/ɸ-/	泰 _{âi}	豪 _{âü}	談 _{âm}	寒 _{ân}	唐 _{âng}	歌 _â	I
	/w-/	泰 _{wâi}	——	——	寒 _{wân}	唐 _{wâng}	戈 _{uâ}	I
	/yw-/	——	——	——	——	——	戈 _i wâ	IIIβ
	/y-/	——	——	——	——	——	戈 _i â	IIIβ
ə	/ɸ-/	——	侯 _{əu}	——	痕 _{ən}	登 _{əng}	——	I
	/w-/	——	——	——	魂 _{wən}	登 _{wəng}	——	I
	/yw-/	微 _i wəi*β	——	——	文 _i wənβ	職 _i wəka	——	III
	/y-/	微 _i əi*β	尤 _i əuə	侵 _i əmə	欣 _i ənβ	蒸 _i əngə	——	III

A							
/ɰ-/	——	——	——	——	庚Ang	——	II
/w-/	——	——	——	——	庚wAng	——	II
/yw-/	廢 ⁱ wAi	——	凡 ⁱ wAm	元 ⁱ wAn	庚 ⁱ wAng	——	III _β
/y-/	廢 ⁱ Ai	——	嚴 ⁱ Am	元 ⁱ An	庚 ⁱ Ang	——	III _β
ä							
/ɰ-/	——	——	——	——	江äng	——	II
/w-/	——	——	——	——	——	——	
/yw-/	——	——	——	——	——	——	
/y-/	——	——	——	——	——	——	
ε							
/ɰ-/	——	——	——	——	耕eng	——	II
/w-/	——	——	——	——	耕weng	——	II
/yw-/	——	——	——	臻 ⁱ wen	——	——	III _a
/y-/	——	——	——	臻 ⁱ en	——	——	III _a

馬丁對高氏的元音系統加以簡化，變成了/*，|ə|，|a|，|ε|，|a|，|e|六個主要元音。我在論中古漢語的音位一文中曾加以介紹和評論，讀者可以參看該文，現在不必重說了。我在該文中曾經提出我根據重紐問題所得的元音系統。該項擬音又重載於拙著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編 pp.26—28。

我後來發現了我所擬構的元音系統有一點缺陷，主要是在於元音的配合方面不大滿意，所以我在這裏要加以修訂。修訂時要注意下列幾點：

1. 除了有重紐的幾韻外，切韻還有一些不同等的韻類合併在一個韻目之下的，例如：東韻一三等同在一韻，歌韻一三等同在一韻，麻韻二三等同在一韻，庚韻二三等同在一韻，在原則上可以假定牠們的主要元音相同。

2. 關於唇音演變的問題，過去認為三等合口唇音演變為輕唇音，其缺點很多，已經不為大家所承認了。現在擬構切韻音的時候，就要從元音方面決定輕唇音演變的條件。

3. 從高本漢起，以後如陸志章、董同龢、李榮、王力等人，都替切韻音擬構了一套很複雜的元音系統；從音位學的觀點來看，是很浪費的。現在擬構切韻音的時候，要從音位學的觀點把切韻音的元音系統加以簡化。

4. 過去在音韻學的名詞使用方面，還有一些使人混淆不清的用法，現在要加以澄清。

(a)「等」的名稱：「三等」和「三等韻」是要加以分別的。「三等」是指在韻圖中放在第三格的地位的，「三等韻」是指不屬於一等韻、二等韻和四等韻的韻類。我們知道：一等韻的字在韻圖中都是放在第一格的，二等韻的字都是放在第二格的，四等韻的字都是放在第四格的；這些都沒有問題，惟有三等韻的字在韻圖中却出現在第二、三、四格中，換言之，出現在第二、三、四等。照莊穿初牀崇審生四紐老是出現在二等，出現在二等韻和三等韻中；照章穿昌牀船審審禪日喻云紐老是出現在三等，也只出現在三等韻中；邪紐和喻以紐老是出現在四等，只出現在三等韻中；精清從心紐出現在一等和四等，出現在一等韻、四等韻、三等韻中；端透定泥出現在一等和四等，也只出現在一等韻和四等韻中（除了一些偶然的例外，如至韻定紐的「地」字，是定紐四等出現在三等韻中的一個常見字的例子）；知徹澄娘出現在二等和三等，也只出現在二等韻和三等韻中；幫滂並明和見溪疑影紐出現在一、二、三、四等，出現在一等韻、二等韻、三等韻、四等韻中，可是分配上却有點古怪：三等韻的A類出現在四等，B類出現在三等；（註六）羣紐出現在三等和四等，只出現在三等韻中（A類羣紐出現在四等，B類羣紐出現在三等）；來紐出現在一、二、三、四等，也出現在一等韻、二等韻、三等韻、四等韻中；輕唇音非敷奉微紐在切韻中是和三等韻的重唇音切語上字相系聯的，如果照後代分化出來的輕唇音來講，非敷奉微紐老是出現在三等，也只出現在三等韻中。

註六：所謂三等韻的A類和B類，和所謂「重紐」(fan-ch'ieh doublets) 問題有密切的關係。原來過去除了陳澧以外，通常都認為三等韻中，只有開合兩類。可是我們在支、脂、真、仙、宵、侵、鹽諸三等韻中，却發現了重紐，例如：支韻開口曉紐有：詰、香支切，纖、許羈切；合口曉紐有：陸、許規切，麤、許爲切。開合口同聲紐下各出現了兩組反切。在等韻圖中，一類放在四等，另一類放在三等。在反切下字的系聯方面，有的可以分成兩類，有的則不分。不過如果反切下字分成兩類時，一類往往只有喉牙唇音的字，在韻圖上出現在三等；另一類有喉牙舌齒唇音的字，在韻圖上把喉牙唇音放在四等，其他諸類則按通常的習慣安放。我們管前者叫做B類，後者叫做A類。參拙著廣韻重紐的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pp. 49—110。

以上的講法是把切韻和韻圖中一些不常見的例外字除去的，因為牠們在實際的語言中沒有地位。以下再把切韻的聲類的名稱按照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大陸改為語言研究所）所編的方言調查字表排列出來，附帶把傳統的分類名稱（相當的英文名稱參考馬丁前引文）和擬音寫下：

表三：切韻聲母表

	全清	次清	全濁	次濁	次濁	全清	全濁	次濁	次濁
唇音 (labials)	幫 p	滂 p'	並 b	明 m					
舌頭音 dentals(「來」 為半舌音 lateral)	端 t	透 t'	定 d	泥 n	來 l				
舌上音 (supradental stops)	知 tʃ	徹 tʃ'	澄 dʒ	娘 ŋ					
齒頭音 (apical sibilants)	精 ts	清 ts'	從 dz			心 s	邪 z		
正齒音二等 (supradental sibilants)	照莊 tʃʒ	穿初 tʃʒ'	牀崇 dzʒ			審生 ʃʒ			
正齒音三等 (palatal sibilants) (「日」為半齒音)	照章 tʃʒ	穿昌 tʃʒ'	牀船 dzʒ 日 ŋ			審 ʃʒ	禪 ʒ		
牙音(「曉」「匣」 舊隸喉音) (velars)	見 k	溪 k'	羣 g	疑 ŋ		曉 x	匣 ʒ		
喉音 (gutturals)	影 ʔ					喻云 j	喻以 ○		(註七)

註七：本表的排列兼顧傳統的分類法和語音學上的分類法，對於全濁和次濁聲母的區別，在現代方言上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有好些方言全濁上聲變去聲，如果我們不保留全濁次濁的名稱，在敘述方面就要多花很多不必要的言詞了。關於全清次清全濁次濁聲母的討論，參董同龢《中國語音史》pp. 71, 72。為甚麼喻云紐在後代方言的演變上和喻以紐的行為一樣呢——那就是說：兩類的上聲字在多數方言裏不變去聲，例如：上聲有韻喻云紐的「有」和喻以紐的「西」都不變去聲，而上聲厚韻匣紐的「厚」却變去聲；這是由於全濁上聲變去聲的現象出現在喻云紐從匣紐分化出來以後。據我考訂，全濁上聲變去的現象發生在唐代中葉八世紀之末，在慧琳、韓愈、白居易的時代已經發生了。參拙著玄應反切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冊，1948，pp. 371-374。

如果從音韻結構 (phonological structure) 的分配 (distribution) 上加以劃分，則如下表：

唇音 (labials)	p 幫 p' 滂 b 並 m 明	
齒音 (dentals)	t 端 t' 透 d 定 n 泥 l 來	
	ts 精 ts' 清 dz 從	s 心 z 邪
齒上音 (supradentals)	tʃ 知 tʃ' 徹 ʃ 澄 ɲ 娘	
	tʃʰ 照莊 tʃʰ' 穿初 dz 牀崇	ʃ 審生
前顎音 (palatals)	tʃ 照章 tʃ' 穿昌 dz 牀船 ɲ 日	ʃ 審書 ʒ 禪 j 喻云
舌根音 (velars)	k 見 k' 溪 g 羣 ɣ 疑	x 曉 ʕ 匣
喉音 (laryngeals)	ʔ 影 (註八)	

過去對正齒音二等和正齒音三等諸紐的名稱很不一致，比較流行的是：二等的叫做莊初牀疏紐，三等的叫做照穿神審禪紐，這種名稱很容易使人混淆，因為不知道照穿牀審禪紐的名稱是根據傳統的用法包括二等和三等兩類呢？還是照新的名稱只指二等或是三等呢？這也是名稱混淆的一個例子。

(b) 「全清」、「次清」、「全濁」、「次濁」聲母的名稱：

全清指不送氣不帶音的塞音、塞擦音和不帶音的擦音 (unaspirated voiceless stops and affricates, voiceless fricatives) (發音時聲帶不震動的叫做不帶音)；

次清指送氣不帶音的塞音和塞擦音 (aspirated voiceless stops and affrica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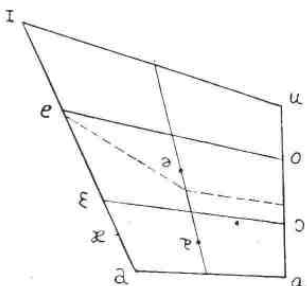
全濁指帶音的塞音、塞擦音、和擦音 (voiced stops, affricates and fricatives)；

次濁指帶音的鼻音、邊音、半元音或元音起頭 voiced continuants (nasal, lateral, semi vowel and vowel)。

註八：有人把泥紐和娘紐合併，擬作 η ，而把日紐擬作 η ，和知 $tʃ$ 、徹 $tʃ'$ 、澄 $ʃ$ 相配，在音韻結構的分配方面是最不合理的了。因為端透定泥諸紐只出現在一等韻和四等韻，知徹澄娘諸紐只出現在二等韻和三等韻，日紐只出現在三等韻。所以浦立本前引文便依照羅莘田師的辦法，把知徹澄娘諸紐擬為齒上音 $tʃ$ $tʃ'$ $ʃ$ η ，牠們在分配上和照莊 $tʃ$ 系相同，都只出現在二等韻和三等韻。李方桂師也採用同樣的辦法，對於解釋上古音，反倒方便一些，詳見李先生的上古音講義。有人把匣紐和喻云紐合併為 η ，在後來方言的演變上也不大適合，倒是匣紐和羣紐可以對補，而在後來方言濁上變去的演變上是一致的。齒上音和前顎的聲母又可加以簡化，如：知紐可寫作 tr ，照莊紐可寫作 tsr ，照章紐可寫作 tsj 。至於濁塞音和濁塞擦音是否送氣，因為是無關輕重 (irrelevant)，所以也不必多加一個送氣符號了。

(c)「內轉」「外轉」的名稱：關於內外轉，傳統的講法以沒有獨立二等韻的攝歸入內轉，有二等韻的攝歸入外轉。過去把韻母性質相近的一些韻攝併起來叫做「攝」，又把各攝分隸於內轉或外轉，這是很進步的觀念。自從羅莘田師發表了釋內外轉一文，對內外轉的解釋用主要元音的高低來區別，引起了董同龢先生作等韻門法通釋一文，仍主舊說。近來許世瑛作評羅董兩先生釋內外轉之得失一文，表示贊成董說，其實還是不足為定論的。(註九)原來內外轉的分別，不但

註九：四聲等子篇首有「辨內外轉例」云：「內轉者，唇舌牙喉四音更無第二等字，唯齒音方具足；外轉者，五音四等具足。今以深會止宕果遇流通括內轉六十七韻；江山梗假效蟹咸臻括外轉一百三十九韻。」羅莘田師釋內外轉云：「所謂內轉者，皆含有後元音〔u〕〔o〕，中元音〔ə〕及前元音〔i〕〔e〕之韻；外轉者，皆含有前元音〔e〕〔ɛ〕〔æ〕〔a〕，中元音〔ɐ〕及後低元音〔ɑ〕〔ɔ〕之韻。如自元音圖中第二標準元音〔e〕引一斜線至中元音〔ə〕以下一點，更由此平行達於第六標準元音〔ɔ〕以上一點，則凡在此線上者皆內轉元音，在此線下者，皆外轉元音，惟〔e〕之短音應屬內，長音應屬外耳。其分配如下圖：



線以上之元音非後即高，後則舌縮，高則口弇，故謂之「內」；線以下之元音非前即低，前則舌舒，低則口侈，故謂之「外」。」(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一九六二；原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四本二分，一九三三)董同龢等韻門法通釋云：「等子卷首有辨內外轉例，以通止遇果宕流深八攝為內轉，江蟹臻山效假梗咸八攝為外轉，與各攝所注的內外全相合。內轉八攝中，果攝二等完全沒有字，其他各攝的二等也只有齒音有字，然而他們又全是來借地位的三等字，所以我們可以說內轉八攝實際上都沒有二等性的韻母。外轉八攝的情形恰恰相反，都有獨立的二等性的韻母，例如江攝江韻字都在二等，蟹攝有皆佳夫韻字，都不與三等的祭韻發生關係，江蟹山效假梗咸七攝二等在齒音之外唇舌牙喉四音之下也都有字，臻攝雖然祇有齒音字，可是不與同攝三等的真韻混。」(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本，1948)

許世瑛先生評羅董兩先生釋內外轉之得失云：「內外轉本體上的差異，是在內轉無二等韻，外轉有二等韻這一點差別罷了。」(淡江學報第五期，1966)很妙的是：許世瑛先生批評羅文云：「同一個舌面前半高元音「e」，短音算內轉元音，長音算外轉元音，更難使人領首表示同意，因為音的長短跟口的侈弇毫無關係，絕對不會同一個前半高元音「e」，發短音時口就弇，發長音時口就侈。」其實，董同龢先生的擬音，就替羅莘田師彌補了這個缺陷，他把高本漢的ɑ(通常寫作國際音標〔ɛ〕)寫作æ，把高本漢的e寫作ɛ。這樣做不就替羅莘田師很圓滿地回答了許先生的問題了嗎？後來馬丁擬構切韻音，也認為內轉有一個高元音，這是受了羅文的影響的。